

专教那点事儿

○ 王 路（1979级建筑）



1979年刚入学时的王路学长

由于我们专业的特点，再加上当时能够供学生自习的教室也比较少，所以学校为我们班配置了专用教室，简称“专教”。我们建9班的专教在主楼十层东南角，视野很好。

上学时，大家在专教呆的时间比较多，一是因为设计课，二是因为其他的自习教室比较难找。每个学期，专教都会随着课程设计的进度由整洁变得脏乱。课程设计开始时，大家都会在自己的座位上一草、二草地做方案，等到上板了，教室就开始变了。那段时间的专教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很热闹。原本井然有序的格局会变得面貌全非，桌子挪了地方啦，有的靠墙，有的对着窗，有的干脆贴着黑板；人也开始走动了，互相观摩学习，听听别人意见，也给别人出出馊主意；走动的时候脚下踩

的往往是扔掉的烂报纸、硫酸纸或草图纸之类的；时不常还会有玻璃杯掉地摔碎的声音；有刀片刮图的声响，有吹风机的轰鸣声，有录音机里放的靡靡之音，偶尔还有些五音不全的嗓子在哼哼唧唧。经常还能听到些惨叫，是哪位一笔下去画错了，或者哪个家伙渲图不小心，甩笔大方啦，把其他同学的图面上也泼上了彩。尤其是专业周那段时间，一堆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画图，展现了各种姿态。当时做设计的行头无非就是：笔、橡皮、颜料、刀片、刷子之类。上板的时候，大家还会在图板上找张纸盖上，再用丁字尺或一字尺压紧，以保护图面避免“飞来横祸”。有的同学干脆找一块布料来罩着图板，还会在这“盖头”四周用图钉钉上。上板阶段还有段奇观，那就是全班同学都会在设计图上点草种树，



手艺——1979级建筑学专业同学制作建筑模型。左起：郑风雷、王宇、杨正茂



1979 级建筑系同学跟吴良镛教授在一起

要用那个针管笔点出草地的疏密。大伙在五年里不知道一点一点地种了多少草啊！那种细活现在是没人干了。

那时主楼的电梯晚上不开，所以经常下午就带点儿干粮，一直在专教干到半夜。主楼有一个特凶的老太太，晚上 10 点钟就会来巡查赶人，谁都怕她，嗓门还大，她一来大伙儿就躲，假装离开。不过后来好了，不知哪位大侠把她搞定了。当然那会儿自习也不全在专教，虽然自习教室不好找，出击得早还是能找到很好的自习地方，比如图书馆、一教、二教、水利馆，还有三院（现已拆了）。去晚了可就难了，有点像现在出门泊车。

那时到下午四点多，学校的大喇叭就会响起来：“同学们，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……”大家都会涌到户外，积极响应“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”的号召。那时学校还专门有检查小组到宿舍去查，查到哪

个班有谁没去的话会很没面子。当时圆明园没有围墙，大家都喜欢上那儿跑步。锻炼完身体就去食堂吃饭，然后去澡堂洗澡。但是等洗完澡回宿舍收拾书包再出门，往往就找不到地方自习了。所以晚上我还是常常骑车到主楼，咬着牙爬十层楼梯到专教。

后来，我经常下午就在专教自习，懒得锻炼的时候，也没人到专教来查，嘿嘿……

五年大学，除了在二号楼宿舍，就算在专教呆的时间长了。在专教熬过夜，看过日出。有一回还感觉到楼在晃，后来才知道山西那边儿地震了。从专教可以上楼顶，记得还在那儿放过风筝，被校卫队逮着训过话。每每回忆五年的大学生活，就会想起专教那点儿事，记下一二，略表怀念。

